

鲁迅与李贺、杜甫关系初探

谭德晶

(中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鲁迅与李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年轻鲁迅对李贺慷慨激昂情感的诗作表现出了很大的喜好,并与之产生了深深的共鸣;第二,鲁迅作品对幽愤情感的表现与他对幽冥境界的喜好也与李贺十分相似。鲁迅与杜甫的联系则主要体现在这两位伟大的艺术家都具有一种大爱和悲悯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的相似是鲁迅晚年认同杜甫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鲁迅;李贺;杜甫;共鸣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6)03-0347-05

—

鲁迅与李贺、杜甫的联系远没有他与魏晋文学和屈原的联系那么显明。迄今我们在鲁迅的创作、自述和其他人对鲁迅的回忆中,也仅在日本友人增田涉先生的回忆录中和鲁迅1935年给山本初枝夫人的一封信中找到一些线索。增田涉先生的回忆录中有这样几段话:

鲁迅说过,他年轻的时候喜欢李贺,我想,这里不是有着理解鲁迅文学的一把钥匙吗?他说自己是文体家,又知道他喜欢李贺,不就会猜想到些什么吧?而他的文章——在表现方法上不是可以想到与李贺的联系么?在浓烈的感情之中充满阴暗的色调,稍稍奇耸的美……

……佐藤春夫曾把鲁迅比做杜甫,我在给他的信里曾经提到。他在回信里说,要是杜甫倒不坏。这虽然是以轻松的心情说的,但我以为随着他晚年的来临,他是逐渐成为杜甫的了。从李贺到杜甫,他变化着。

……

如果说是变了,那也只能说,活了二十七岁的李贺所表现的奇峭和文字的偏僻用法,在鲁迅却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削弱了。主要是由于年龄、经验的关系,已经是稍微易懂地、幅度广阔地,像杜甫那样吐露着悲怆、慷慨了^[1]。

从增田涉先生的回忆看来,鲁迅年轻时候热爱

过李贺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他的热爱李贺究竟表现在哪一方面?或者更具体地说,他年轻时对于李贺的热爱,究竟体现在他思想和创作的那些方面?在增田涉先生的记述中,他主要是从“在浓烈的感情之中充满阴暗的色调,稍稍奇耸的美”和“写其磊落不平之气”这两个方面^[2]来看待他与李贺的联系。应当说,他的这些评述多少揣摩到了鲁迅与李贺的一些实际的联系,但是也有失之含糊笼统和不确的地方。

笔者认为,鲁迅年轻时的热爱李贺,首先是共鸣于李贺诗中的那一种强烈的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慷慨激昂之气。

李贺别号“诗鬼”,杜牧《李长吉歌诗叙》中亦说到他的诗:“荒国侈殿,梗莽邱垄,不足为其怨恨愁悲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3]李贺及其诗歌似乎总给人以一种“鬼才”“鬼诗”的“怨恨愁悲”和“虚荒诞幻”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应当说是不全面的。实则李贺除了这一种特性以外,另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那种慷慨激昂和“磊落不平”之气,甚至他诗歌的“怨恨愁悲”和“虚荒诞幻”的风格特征也需要从他的伟大志向及其生命力受到不可克服的阻碍这一点来进行说明。

李贺的诗歌的确时时洋溢着一种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慷慨激昂之气。例如他在《南园十三首》《马诗二十三首》中抒发的就是这样一种豪情,如

《南园十三首》中:

男儿何不帶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其五)

长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诙谐取自容。

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

(其七)

又如《马诗二十三首》中:

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

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

(其四)

大漠山如雪,燕山月似钩。

何当金络脑,快步踏清秋。

(其五)

此外,他的《浩歌》《雁门太守行》《野歌》等表达的也主要是这种英雄之气。

对李贺诗中洋溢的这—种情感,对于刚刚进入青年时期,满怀着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的鲁迅,应当是深深地引起了共鸣的。虽然鲁迅没有写过这一类型的诗歌,但我们从他零星的传记材料中,仍然能够感受到他那时对于李贺的某种仿效和热爱。如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所使用的三个“别号”及其自刻的三方印章,就都与李贺有着联系。

鲁迅自命的别号及自刻的三方印章分别为“戎马书生”“文章误我”“夏剑生”。“戎马书生”的意思很好懂。“文章误我”的意思我们也能猜出个大概,无非也是投笔从戎之意思。但再稍—深究,就会发现它与李贺的关系。恰好是李贺,用他的诗最好地“演绎”了“文章误我”的感情和抱负。例如其《南园十三首》中的两首:

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

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

(其六)

男儿何不帶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其五)

这两首诗,正是“文章误我”这一别号的注脚。我们由此还可以回过头来推论,他的“戎马书生”的别号,仍然是从李贺的诗意中融汇而成的。鲁迅当时使用得更频繁的“夏剑生”的别号应当也有李贺的背景。“夏”(读jia)字有二义,一亦指兵器(戟—类的兵器),一为主要形容兵器声的象声词。鲁迅“夏剑生”的名号,应当是这两个意思兼而有之,或者后一个意思更重一些。李贺诗中,写剑的不少,如《雁门

太守行》中:“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秦王饮酒》中:“秦王骑虎游八极,剑光照空天自碧。”《春坊正字剑子歌》中:“先辈匣中三尺水,曾入龙潭斩龙子。……提出西方白帝惊,嗷嗷鬼母秋郊哭。”《赠陈商》中更有“太华五千仞,劈地抽森秀。旁古无寸寻,一上戛斗牛。……天眼何时开,古剑庸—吼。”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似乎能瞧见“夏剑生”别号的由来。

别号对于古人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它们往往有着明志或自勉自励的意义。鲁迅从故乡绍兴到南京时,他胸中所有的思想资源,可以说还都来自中国固有的思想和文章。他之用他后来也许不屑—顾甚至讥讽的以“别号”“印章”来述志的方式来明志和自励,对那时的鲁迅而言应当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此外,我们从鲁迅以小小的年纪和瘦小的身躯却要学海军以及学习骑马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到他取名“文章误我”等别号的意义,亦看到他与李贺心心相印的现实依据。当然,鲁迅与李贺“心心相印”的时间似乎并不长,留学日本后,他就从热爱李贺转向了心仪屈原,然后又从心仪屈原转到了心仪西方的诸摩罗诗人和一些“主观意力”哲学家。

二

然而,鲁迅与李贺的关系到此并没有完,在这两个艺术家的创作中,都有着某种幽愤的情感特性和对于幽冥境界的喜好。增田涉先生所说的“充满阴暗的色调”和“稍稍奇耸的美”就包含着类似的意思。当然,这样一种相似和共鸣,与鲁迅自述的他早年对于李贺的喜好也许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一种植根于类似的情感特性和风格特性之上所产生的现象。

李贺对于幽愤情感(所谓“幽愤”,可以理解为—种压抑得很深很沉的怨愤情感)的表现,是李贺抒情诗—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像他的《长歌续短歌》《秋来》《伤心行》《金铜仙人辞汉歌》《开愁歌》等,以及《南园十三首》《马诗二十三首》中的某些诗作,都抒发了一种极其沉重幽深的怨愤之情。例如可谓字字泣血的《长歌续短歌》:

长歌破衣襟,短歌断白发。秦王不可见,旦夕成内热。渴饮壶中酒,饥拔陇头粟。凄凄四月阑,千里—时绿。夜峰何离离,明月落石底。徘徊沿

石行,照出高峰外。 不得与之游,歌成鬓先改。

深究起来,幽愤的情感表现,可以说是李贺诗中的“诗魂”:因为他的看起来豪放和慷慨激昂的诗,不仅渗透着类似的“报国无门”的感情,而且这些豪放和慷慨激昂之诗,也往往是一种虚拟的豪放,其情感深处仍然是一种生命力受阻被压的巨大怨愤;而他那些“梦天”类的诗和极为绮丽的“美人诗”,也只是他为暂时逃避幽愤愁苦而所做的虚幻之旅。

李贺对于幽冥境界的喜爱,也是他诗中的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如他的《秋来》《苏小小墓》《金铜仙人辞汉歌》《伤心行》《南山田中行》等,都写得有点鬼气森森。他的诗,也爱用“鬼”“坟”“魂”一类的词语。如王思任《昌谷诗解序》中就说他“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例如他的《感讽五首》(其三):“月午树立影,一山惟白晓。漆炬迎新人,幽圻萤扰扰。”就将一个鬼的幽冥世界森森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此外如“秋坟鬼唱鲍家诗”(《秋来》)、“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百年老鸱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等绝妙的幽冥诗句,也大量充斥在他的诗作中。

在鲁迅的情感和艺术世界里,亦有着较为鲜明的幽愤情感以及对于幽冥境界的喜爱特征。在《朝花夕拾·无常》《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野草·复仇》(一、二)《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坟〉题记》《写在〈坟〉后面》《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深夜里》等文章里,鲁迅对于世间的黑暗和不公,对于杀人者的残酷和帮闲者们的无耻,就怀着一种复仇和幽愤的感情。这种幽愤情感的表现,是鲁迅这些杂文、散文最鲜明的艺术特征,亦是构成“鲁迅风”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幽愤的情感似乎总与幽冥的境界联系在一起,在鲁迅的艺术世界里,也有很多对于幽冥境界的描写。死亡、尸体、坟、棺材、装殓、地狱、鬼、无常、女吊等,是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形象和境界。作者在写到它们的时候,似乎还显现出对这一类形象和境界的喜好,有时候甚至给人以“如数家珍”的感觉。譬如在《药》中,除了结尾对于坟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写,还有开头类似对于“鬼世界”(老栓眼中的黎明时分的街景)的描写;在《明天》中写到宝儿夭折以后,作者亦很冷静地围绕着“棺材”写了一大段文章;《孤独者》和《在酒楼上》对于装殓和迁坟的描写等,也写得极其详尽。另外,在《朝花夕拾》和《野草》《故事新编》中,亦有很多篇目与此类形象、境界相关。杂文中的《女吊》更表明了鲁迅对此的爱好。关于

此,我们还是引用一点池田杏子《最后一天的鲁迅》中的精彩记述:

十月十七日的午后,意外地迎接了鲁迅到我们的寓所。

……

“这一次写了《女吊》。”他把脸孔全部挤成皱纹而笑了。我说道:“先生,你前个月写了《死》,这一次写了吊死鬼,下一次还写什么呢?真讨厌呀——”

鲁迅笑而不答,突然问道:“日本也有无头的鬼吗?”

然后在鲁迅和鹿地亘之间,古今东西的文学中所记的鬼成了话题。……H和我因为没有听见鬼这种东西被人这样有趣可笑地谈论过,时时发出奇声而笑个不停^[4]。

这是鲁迅去世前两天与人津津乐道地谈论他的《女吊》和“鬼”的情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大概是带着一种对于他创作的《女吊》的满意神情而离开人世的。

鲁迅为何如此热爱或说偏爱这样的幽冥境界和形象?其中的一些原因,是鲁迅自己在《女吊》《无常》等文中说过的,也是一些研究者们所总结的:第一就是一种强烈的复仇情绪使然;第二是一种对于非人间黑暗的体味;其三是对于冥间“公正”的向往,以及与此“向往”相对的对于现实社会不公正的激烈抗议。但是笔者觉得似乎仍有意犹未尽的地方。譬如在《药》中,开头对于街头似乎鬼影幢幢的描写,我们可以说那是对于社会黑暗的一种影射,表现了先生对于非人间黑暗的体味,但后面那一大段上坟的描写呢?除了那一句“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带有复仇意味外,其他的似乎很难完全用上面的三种原因来解释;又如《明天》中,如此之多又如此冷静的对于“棺材”的描写,用上面的原因来解释似乎也不够淋漓尽致。对《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此类描写亦很难完全用这些理由来说明。因为不管怎么说,复仇也好、对黑暗的体味也好,还是对冥间“公正”的向往也好,似乎都还不足以使人对幽冥境界产生这样的喜好。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鲁迅产生这样一种奇怪的癖好呢?笔者以为,除了上面说到的原因外,还有幽愤、以及由此幽愤情绪产生的一种对于幽冥境界的亲近感和预设体验,使鲁迅(当然还有李贺)的作品中出现了一种对幽冥境界及其形象的喜好,使他们在触及到这些形象和境界的时候,产生了一种意外的沉静感和如数家珍的感觉。另外我们还想辨明的

是,我们是“幽愤”二字连用的,实际上这两个字所代表的感情还是有区别。“幽”,可定义为一种向下的沉静的阴性的情绪;而“愤”,则是那同一种情感的向上的、爆发的阳性的状态。它们是辩证的统一:当这种幽愤情感成阳性的向上的状态时,它们便表现为一种强烈深沉的愤怒和报复情绪;而当它们处于一种阴性的沉静的状态时,就使他们表现出一种对于幽冥境界和形象的喜好。鲁迅自己说过他身上有“鬼气”^[5],这当然主要是说他十分的悲观和绝望,但也似乎表明了他情感世界中的某种幽冥特质。当然,鲁迅深幽、积愤的情感的来源,与李贺的应当是不大一样的,李贺的深深的怨愤主要是属于他个人的怨愤,而鲁迅的怨愤,则主要是一种代民众而怨、为民族而愤的“公怨公愤”,这正如他说他的仇乃是“公仇”一样^[6]。

三

关于鲁迅与杜甫的关系,从现有的材料来看,还找不出鲁迅特别地醉心于杜甫并受其影响的证据。当然,鲁迅对杜甫是熟悉的,亦是抱着崇敬的心情的。例如他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当然不敢说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其中就含着对杜甫的崇仰。又如他在《花边文学·女人未必多说谎》一文中赞美杜甫说:“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姒’的有几个。”但尽管如此,鲁迅与杜甫的关系,仍然只是鲁迅、尤其是晚年的鲁迅从精神上对杜甫的一种认同,与他与阮籍嵇康、与屈原、甚至与李贺关系的情形还是有些不一样的(鲁迅与这几个人都有过或长或短的“亲密交往”的历史)。

那么,鲁迅从精神上认同杜甫的什么呢?增田涉先生在《鲁迅的印象·三七》中说:“……怕是从小观念的孤高,更深入接近社会现实吧?这不是和从李贺向杜甫变化属于同种类的变化么?”^[7]增田涉先生在这里既触摸到了问题的本质,却又与之失之交臂。笔者以为,鲁迅晚年对杜甫的喜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认同”,是因为他在杜甫身上感受到了这位伟大诗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一种“大爱”和悲悯情怀,一种对于弱者、对于生命的爱;而这种大爱和悲悯,亦是鲁迅终生所有,而在晚年感受得更加自觉、深切的一种精神。

一部杜诗,可以说就是杜甫这种大爱与悲悯情怀的写照。前人称“少陵有句皆忧国”“一饭未尝忘君”,单称“君”与“国”,实际上只表明了评价者所处的时代局限性。其实,杜甫对普天之下所应爱之人、之事、之物,无不深情地掬一腔同情、一腔热爱。大至国家社稷、黎民苍生,中至妻儿、兄弟、朋友、邻居、路人,小至病马、枯松、蝴蝶、小鱼。叶燮说得:“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8]这种胸襟不仅仅表现在他的那些名篇,如“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悲陈陶》等作品中,还表现在更多的不那么有名的作品如《秋雨叹》《九日寄岑参》《捣衣》《梦李白二首》《彭衙行》《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哀江头》等诗作之中,也表现在他的许多描写动物、甚至植物这样“低贱”生命的诗作中。例如他长年所骑的一匹马病了,就有了一首动人的《病马》:“乘尔亦已久,天寒关塞深。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毛骨岂殊众,驯良犹至今。物微意不浅,感动亦沉吟。”他看见一只只可爱的鹅,就有了“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引颈嗔船逼,无行乱眼多”(《舟前小鹅儿》)这样充满爱意的诗句。他看见一只只小燕子在他的草堂筑巢,他觉得这些燕子就像一个个可爱顽皮的儿童:“熟知茅檐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着人。”另外如悲松、怜橘、惜花、爱鸟等,都无不表现了这位诗人无比深广而博大的爱。

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我们所说的这种“大爱”和悲悯并没有像在杜甫那儿一样占有核心的地位。也许由于时代的不同和创作目的的不同,鲁迅将他的这种“大爱”和悲悯更多地转化成了批判的锋利和恨的火焰。但尽管如此,在鲁迅的整个创作中,直接地表现这种大爱和悲悯情怀的作品仍然不少。如《祝福》,其对被侮辱与被践踏妇女的无比同情和悲悯与杜甫的“三吏”“三别”《悲陈陶》等都是充溢着同一种精神。又如《孔乙己》《明天》《故乡》等,也表现了他对于“弱者”的同情和悲悯。渗透着这种精神的作品在他的散文、杂文里也有很多。如他的《纪念刘和珍君》《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写于深夜里》《为了忘却的纪念》等,都表现着他对于年轻生命失去的巨大悲悯。许寿裳先生曾将鲁迅的精神特性归结为“仁爱 and 刚强”,又将他们所认为的中国缺乏的东西概括为“诚与爱”,笔者想这确实是深得鲁迅之

心的。

与杜甫对于可爱小生命的喜爱相映成趣的是，鲁迅也写有两篇看起来稚拙，而实则表现了他的赤子之心的描写可爱动物的作品：《兔和猫》《鸭的喜剧》。在他的笔下，那几只小白兔、小鸭子，甚至小蝌蚪都充满了可爱的生命情趣：

这一对小白兔，似乎离娘并不久，虽然是异类，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天真烂漫来。但也竖立了小小的通红的长耳朵，动着鼻子，眼睛里颇现些惊疑的神色，大约究竟觉得人地生疏，没有在家时候的安心了。……

孩子们自然大得意了，嚷着围住了看；大人也围着看；还有一匹小狗名S的也跑来，闯过去一嗅，打了一个喷嚏，退了几步。三太太吆喝道，“S，听着，不准你咬他！”于是在他头上打了一掌，S退开了，从此并不咬。

……

（《兔和猫》）

小鸭也诚然可爱，遍身松花黄，放在地上，便蹒跚的走，互相招呼，总是在一处。……

……不一会儿，仲密夫人拿冷饭来喂他们时，在远处已听得泼水的声音，跑到一看，原来那四只小鸭都在荷池里洗澡了，而且还翻筋斗，吃东西呢。……

（《鸭的喜剧》）

鲁迅笔下的小生命（兔、小鸭）与杜甫笔下的小鹅、燕子等同样充满着欣欣然的生命情趣，这种盎然的生命情趣正折射出了他们那一颗热爱生命、珍重生命的赤子之心。需要指出的是，鲁迅的这两篇作

品，如果我们不能从这种对生命的大爱、从这种赤子之心的角度来读的话，是很难真正理解的。

当然，杜甫和鲁迅的这种大爱和悲悯精神，与宗教式的爱是不同的。对于给生命带来祸患的“鸱枭”“蝥贼”，他们是“嫉恶信如仇”的。也正因为此，杜甫在表现他的同情与悲悯的同时，也写有很多揭露统治者罪恶的诗句。而鲁迅，在他的数量更多的作品中，对于那些残害生命的“恶猫”，更是给予了酷烈的诅咒。对于什么是值得倾注爱与同情的，什么只是爱与同情的敌人，在他们的心里，是掂量得清清楚楚的。因为他们的大爱，同时也是一种最大的理性。

参考文献：

- [1] 增田涉. 鲁迅的印象·三五：鲁迅与李贺、杜甫[A]. 鲁迅回忆录[C].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140.
- [2] 增田涉. 鲁迅的印象·三六：鲁迅与李贺关系变化问题[A]. 鲁迅回忆录[C].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140-1141.
- [3] 杜牧. 李长吉歌诗叙[A].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C].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 617.
- [4] 池田杏子. 最后一天的鲁迅[A]. 活的鲁迅[C].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473.
- [5] 鲁迅. 鲁迅全集（第1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31.
- [6] 鲁迅. 鲁迅全集（第12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23.
- [7] 增田涉. 鲁迅的印象·三七：从尼采到海涅[A]. 鲁迅回忆录[C].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142.
- [8] 叶燮. 原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38.

On Lu Xun and Li Huo, Du Fu

TAN De-j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deological relations between Lu Xun and Li Huo, Du Fu. The relation of Lu Xun and Li Huo can be explored in two aspects: firstly, the young Lu Xun quite favored Li Huo's poems which expressed the sentiment of infuriation; secondly, Lu Xun's gulf sentiment was quite similar to that of Li Huo. The relation between Lu Xun and Du Fu can be generalized as their deep love for people.

Key words: Lu Xun; Li Huo; Du Fu; sympathetic response

[编辑：苏慧]